

精短散文

2017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葛一敏 乔叶 选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张莉《读书人萍水相逢》

刘墉《灯火迷离的小巷》

李娟《外婆的世界》

陈仓《父亲的脚与月亮是相似的》

刘汉斌《伤叶是根的痛》

西西《我的玩具》

宋长征《耒耜之书》

肖遥《软文的套路》

阿来《故乡春天记》

辛贵强《太阳车》

◆ 漓江出版社

2017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葛一敏 乔叶 选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7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/ 葛一敏, 乔叶选编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07-8347-1

I. ① 2… II. ①葛… ②乔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8762 号

2017 ZHONGGUO NIANDU JINGDUAN SANWEN

2017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

选编者: 葛一敏 乔 叶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刘红果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j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[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 邮政编码:100176]

开本: 69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16.25 字数: 223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67817768]

目 录

contents

灯火迷离的小巷

- 003 / 关于父亲〔二题〕 周同宾
006 / 招 手 彭 程
009 / 读书人萍水相逢 张 莉
014 / 灯火迷离的小巷 刘 墉
018 / 我的三位先生 阎 纲
022 / 被女孩咬过的苹果 苏 北
026 / 何处是乡愁 梁 衡
030 / 外婆的世界 李 娟
035 / 小街人物四题 张映勤
039 / 想起陪父亲睡觉的某个夜晚 宋烈毅
043 / 口 琴 黛 安
045 / 家之四顾 张建春
053 / 茵 陈 巴兰华
057 / 一纸岁月 龚培德
063 / 逛供销社 李 皓
064 / 父亲的脚与月亮是相似的 陈 仓

068 / 我的词条	张羊羊
075 / 往 事	葛全璋
078 / 攢 忙	付春生
081 / 茉 莉	吕永超

书衣闲话

087 / 读着汪曾祺老去	王 干
089 / 乌镇的修辞	汗 漫
092 / 伤叶是根的痛	刘汉斌
094 / 文章闲言	张小放
097 / 书衣闲话	蔡小容
100 / 我的玩具	西 西
103 / 江南有苦楮	许含章
107 / 巴金遇见金城江	张燕玲
112 / 随手记	毕 亮
114 / 水墨菜单	冯 杰
117 / 朝阳沟	刘 洁
119 / 耒耜之书	宋长征
126 / 黄土书屋	王张应
130 / 说 法	王 族
133 / 学生们教我的事	宇文正
135 / 五祖寺的樱花	周火雄
137 / 旱烟袋 [外一篇]	厉彦林
141 / 滚铁环时你在想什么	宋长征
143 / 软文的套路	肖 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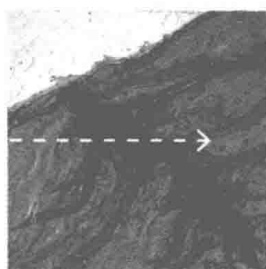
145 / 南新街 58 号	田启彩
147 / 养 活	吕润霞
150 / 张庆华随笔	张庆华
154 / 凹村的风	雍 措
158 / 游戏给我开的最强金手指	胡栩然
160 / 岛 上	周洁茹
164 / 南城根	王 选
166 / 吴钧尧小品文	吴钧尧
171 / 于坚随笔	于 坚
180 / 柠檬在杯子里	陈元武

窗 外

185 / 故乡春天记	阿 来
193 / 最忆我家梁上燕	铁 扬
196 / 雨	郁喆隽
197 / 诗边札记：在甘南	扎西才让
200 / 白露微凉	李万华
204 / 大春 小春	左中美
211 / 五月时光书	刘梅花
214 / 花事无尽	草 白
221 / 太阳车	辛贵强
224 / 隐逃的倭瓜	蒋建伟
228 / 窗 外	凌 鹰
231 / 听见·春分	苏沧桑
233 / 不平凡的水果	于燕青

236 / 草的事	刘江滨
239 / 赵州问茶	李伟才
242 / 烟叶的告别礼	宇文正
244 / 荷花记	王祥夫
246 / 遍地鸟鸣	简默
249 / 你说要和我交朋友	蒋晓华

灯火迷离的小巷



关于父亲〔二题〕

周同宾

父亲是农民，除了会侍弄庄稼，饲养牛驴，没别的能耐。父亲是文盲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。父亲的经历十分简单，他若填写履历表，只需四个字：“终生务农。”父亲很平凡，如村中一棵树，路边一棵草，平凡得几乎没有故事。父亲一辈子受苦，受苦多了，习惯了，好像就不觉其苦，也就没有想到过享福。

这些年，常常想起父亲。

当我坐在豪华餐厅、高档酒吧，吃珍馐美味，饮名酒佳酿的时候，总想，假若父亲能来尝一尝，该多好。父亲从未见识过这种筵席，更断乎想象不出筵席上肴的精细，酒的醇香。父亲只吃过庄户人家待客的饭菜。农民管赴宴叫吃桌。早年，吃桌归来，村人总问：咸不咸？若咸，便是好席。那时候，二斗小麦一斤盐，种田人难得吃一次放足了盐的饭菜。后来，吃桌归来，村人总问：肥不肥？若肥，便是好席。肥就是肉多，特别是肥肉多。吃一顿肥肉，就是最高的满足。平时，年不年，节不节，谁也舍不得花钱买肉吃。父亲吃惯了粗食淡饭，饿了，啃两个窝头就好；渴了，喝一瓢凉水就行。吃一顿白面馍，是改善生活；配半碗生萝卜丝，就吃得有滋有味。

当我乘坐火车、轮船、飞机，充分享受现代交通工具舒适便捷的时候，总想，假若父亲也能坐一坐，该多好。父亲压根儿就没见过火车、轮船；见过飞机，飞机在天上，鸟儿那么大，看不真切。父亲到县城看我，一来一回，坐过

两次公共汽车，一辈子只坐过这两次汽车。他说：“跑得太快，还没坐够哩，就到地方了。”在县城的大街上，父亲见了小轿车，说：“屎壳郎那么大，坐里头不憋气？”他不可能知道小轿车里的舒服。父亲连自行车也不会骑，曾说过，有钱了买辆自行车，旧的就中，也只是说说而已。父亲只会赶牛车，赶车的技术全村有名。空车时，在车帮上坐一会儿，拉了庄稼或粪土，绝不坐，怕累了牛。父亲行路，只靠两条腿。赶早集，瞧亲戚，总是一口气跑到，再一口气跑回。村里村外那不多的几条土路，雨天一路烂泥，晴天一路黄尘，父亲走了几十年，自己就把自己的脚印踩得粉碎。

当我出差到大城市，住进十几层、几十层高的大楼，享受一切现代化服务的时候，总想，假若父亲也来乘一乘电梯，到楼顶望一望，住一宿，该多好。父亲根本就不会想到，甚至绝不相信房子可以盖那么高，上下那么方便，住下那么舒坦。早年，父亲曾远远地看过邻村财主家的两层木楼，一再说，真高，二里外就能看见。那楼，五十年代被扒掉，砖瓦木料分给了穷人，父亲惋惜不已。后来，在我工作的县城，父亲见过四层楼，那是城里唯一一座高楼，看了许久，感叹道：“噫！噫！”父亲一辈子住草房，草房又小又矮。打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，父亲就想盖瓦屋，陆续买了一些砖木。但是，一次又一次，砖木还没有凑够，就碰上“大跃进”、三年困难时期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被人拉去派了别的用场。那境况，颇似李顺大造屋。

当我登名山、临胜水、济沧海、走大漠，饱览人间美景的时候，总想，假若父亲能来游一游，看一看，该多好。父亲一辈子没有走出故乡方圆百里，没见过大山，没见过大河，从不知道世上还有很多景致值得赏一赏。除了干活睡觉，除了吃饭穿衣，他怎么也想不到人还需要去千百里外游一游。他根本就不可能有“旅游”这个概念。那次，他来县城时，我要领他去卧龙岗看看诸葛亮的茅庵。他说：“看看有啥用，不当吃，不当喝。”终于没去。只有一次，别人提到京城里的金銮殿，父亲说，金銮殿是真龙天子坐的地方，金砖铺地，柱子都是玉石的，梁上镶着夜明珠；小百姓福小命小，往那儿一站就头晕，折寿。

如果父亲能去北京故宫走一走，站一站，他将会说啥？

父亲实在可怜。但父亲不知道自己可怜。

父亲已经去世。

父亲最喜欢种庄稼，最盼望在自己的一块土地上种庄稼。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他没有自己的一块土地。就在分配责任田的那一年的早春，又能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。一瞬之后，万事皆休了。

热天，想起了父亲

那个夏天，热到登峰造极，热得毫无道理。人人都说天太热，人人都骂老天爷。有电扇的，电扇昼夜转；有空调的，空调昼夜开。虽如此，仍然热得人难受。

在热的熬煎中，我想起了父亲。

父亲是农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从没有抱怨过天热。岂止不抱怨，还特别喜欢热天，越热越高兴。六月里，早晨起来，先抬头看天，见天无纤云，树梢不动，狗已伸出舌头，鸡已张开翅膀，父亲总满意地赞叹道：“嗨，又是一个响晴天！”顶着日头，下地锄草，庄稼地里似蒸笼，锄把晒得直烫手，地皮烙脚，像火烧着的鏊子，父亲倒越热干得越有劲儿。他有个说法，叫“趁热锄地”。正晌午，天上像下火，热气烤焦人，更不忍歇息一会儿，总要干到日偏西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：“天热，草锄掉就晒死了；凉快时候，锄掉还会活。”一心想着草，却忘了自己，能晒死草的日头也在晒人啊！想想父亲，直觉着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那些名句也显得太平淡、太肤浅了，那只是诗人站路边看一眼，“悯”一下农民而已。难道父亲就感受不到天热吗？正午时，鸟雀还要躲进林荫，烈日下，蚂蚁也不外出觅食，父亲是人啊，他更能时时感受到天热得厉害。看看他的脊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骄阳下不知晒掉了几层皮，终于晒成一片黑紫，一如凝固了的血。看看他满头满身的汗，不是向下滴，而是向下

流，肩膀上搭的那条又苦又咸的毛巾，擦擦脸，拧一把，汗水向下倾泻。田里二尺厚的黑土啊，是父亲的汗水、父亲的父亲的汗水、祖宗八代的汗水浸染黑的，随便抓一把，都能闻到汗味。

暑假，为逃避炎热，我的儿女返乡了。乡下同样热，甚至更热。一到家，儿女就受不了，一遍又一遍嚷叫天热。父亲没多少道理安慰他们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引用那句俗话：“不冷不热，五谷不结。”只住一天，儿女便要回城。父亲无奈，感叹道：“你们啊，生就的享福的命啊！”儿女想不到冷热与收成有关，虽然他们天天吃饭。父亲则认定，为了不饿肚子，就应该受冷受热。

我不记得父亲扇过扇子。从田里回来，还得干家里的活儿、场里的活儿，一双手没闲过。他从没见过电扇，更没听说过空调。

父亲已经去世，埋在汗水浸润过的黑土里。酷热中，不期想起了他。想到他，直想哭。

（选自 2017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《一个人的编年史》）

招 手

彭 程

这两年间，心中最舒坦的一件事，是和年逾古稀的父母做了邻居。他们就住在同一小区，同一幢楼，相邻的单元里。走过去，走过来，包括上下电梯，也就五分钟。

十多年前的冬末，他们从近三百公里外的冀东南小城迁来京城，去年夏初，又从近三十公里外的郊区小镇，迁来我居住的三环边的小区。父母年龄越来越

大，能够就近照顾他们，是我们兄妹的共同心愿。

转眼一年有半。我并没有照料他们什么，倒是又一次受到他们的呵护。骤雨来袭，再不用担心出门时窗户大敞，他们会及时过来关上。晚上回家后，餐桌上经常摆放着母亲做好送过来的吃食，包子或炒饼，茄合或馅饼，温乎乎的，像童年记忆中，抚摸脸颊的母亲的一双手。

父母在身边，我内心的幸福滋长得茂盛。

刚搬过来时，他们说，这下好了，你们晚上别起火，就来这边吃吧。但很快就失望了：儿子媳妇都忙，晚上七八点钟回家也是常有的事。只能在周末，凑在一起吃上一两顿饭。为了这一两顿饭，母亲会提前很久就做准备，煞费苦心。

虽然不是每天都过去，但每天却能和他们相见，用的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的一种方式：招手。

他们和我，父母和儿子，每天清晨，一方在院子里，一方在房间里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，相互招手。这个动作，成了每天的固定的节目。

父母有早起散步的习惯。一年多来，除了冬季，其他三个季节，每天早晨，他们都会定时出门。六点多钟，我走进厨房，张罗简单的早餐。从窗边向下面张望，多半就会看到，父母已经在下面的小花园里散步了。花园是被几幢楼围起来的一个椭圆形空间，不大，尽在我的视野中。通常，母亲走在前面，目光平视，父亲跟在后面十几米，佝偻着腰，看着地面。但走到迎着这幢楼的方向时，他们都会抬起头来，向着我这扇窗户张望。

我知道，他们在等待我，伸出手去，朝他们挥动。

我住的是这幢楼房的20层，下面的人要仰起脸来，才能看到我所在的房间位置。我在下面张望时脖颈都感到别扭，他们抬头的动作，就要显得更吃力，更迟缓。因为角度关系，我在上面能望得见他们，他们在下面却看不到我。

窗子通常是开着的。此刻我要做的，就是把固定窗纱的销子拨开，让窗纱自动弹卷上去，然后将一只胳膊伸出去，朝他们招手。这时他们马上就会招手回应，没有丝毫的迟疑和缓慢。手臂互相挥动几下后，我就继续完成早餐准备，

他们也继续散步，等走够了半小时，回自己的屋子。

不记得第一次是怎样发生的，但自从有了第一次，以后就每天如此，成了习惯。

这样大约一个月，有一天早晨，我忽然萌生出一个孩童般的类似捉迷藏的念头。在他们半个小时的散步时间里，每次走到面对这边的位置时，都一如既往地抬头望着，一共五六次，但我没有像以往那样，伸出手去招呼他们。最后两次，他们还停下脚，望着这儿，议论着什么。我知道他们在说怎么没见到儿子。他们向东边走，要回自己住的单元门里去了，在二三十米长的路上，他们还停下脚步，身体扭转过来，仰头朝这边望。

过不几分钟，电话响了，是母亲的声音，应该是回到房间就直接拨打的。问今天怎么没看见我，没有听说要出差呵，是不是生病了，不舒服？

我心里掠过了一丝疼痛。我觉察到，我的游戏中有一种孩童般的顽劣。

那以后，每个早晨，进来厨房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先走到窗边，卷起纱窗，伸出胳膊，向他们招手。然后才是准备早餐。

这样，招手对我便有了一种仪式般的意味。做完了它，我才会感到心中踏实，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仿佛被祝福过，有了一种明亮和温暖。对父母而言，这个动作的意义当会更大。当脚步日渐迈向生命的边缘时，亲情也越来越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。

我把这当作是一种冥冥中的赐予。招手，父母和儿女之间，血脉和骨肉之间，呼唤和应答，自然而然，但又意味深长。

父亲和母亲，一位 78 岁，一位 75 岁。

父母这个年龄，让我欣慰，也让我忐忑。每当看到一些耄耋之年甚至接近期颐之龄的老人，身体康健，精神矍铄，不论他们是我认识的人，还是从报纸电视上看到的，都让我欢欣，潜意识中，总是把父母明天的形象和他们相叠加；但亲友同事家老人的猝然意外也时有所闻，又时时提醒我，命运无从测度，难以掌控，不情愿的事情照样可能发生。

只能叨念，在他们体力衰弱的诸多表现中，在那些动作的迟缓、脚步的蹒跚、目光的浑浊之前，不要再加上一个“更”字。那些一点点剥夺他们的尊严的伎俩，那些让我们心里的疼痛一寸寸累积的东西，虽然终归要来临，虽然无法不来临，但来得迟一些吧，再迟一些。

自认为一向是毋庸置疑的唯物论者，但到了如今的年龄，有时却希望，真的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灵，那样我会向他祈祷——

请你，保持这样的一幕，让我和父母，永远能够像今天这样，相互之间，招手。请将这一幕，固定成一幅永远的风景。

这在你算不了什么，却是我无与伦比的幸福。

（选自 2016 年线装书局《在母语的屋檐下》）

读书人萍水相逢

张 莉

有好几次，我想写下自己与止庵先生的一些交流，但却一时不知如何说起。直到今年 3 月，我们在广州一家酒店的自助餐厅相遇。

那要从十三年前说起了，2004 年 10 月，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展。我和我的几位朋友王东、苏七七买了套票，相约一起观影。那时候我刚到北师大读书，就是在北影的小剧场里，经由王东介绍我和止庵认识。接连几天，我们都在这个剧场看电影。有一个下午，看完一部电影后我们去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淘碟。那是一个很有品质的碟店，也是我见过的影片种类最齐全的碟店。止庵问我平时喜欢看什么电影，我说文艺片。之后，他开始从架子上取碟，

放到我的袋子里，他拿了那么多的碟。伯格曼、黑泽明、特吕弗、小津安二郎……他说，你要建立眼光和品位，我给你挑的这些，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不好看，你可能看一会儿就会打瞌睡，但别放弃，看多了你自然就会懂。

我猜，止庵当时一定为我没有看过这么多好电影而可惜吧。可是，看电影不是消遣吗？有必要那么系统和郑重吗？当时的我这样想，我甚至想从袋子里拿出来一些碟放回去，因为其中有些我是看过的。但他阻止了我，他说这些碟品质好，你也可以做收藏用。当然，他又说，你也可以按自己兴趣选，但是，我劝你在看书和看碟这些事情上还是不要太任性，你要相信我帮你选的。止庵帮我选碟让我马上想到不久前在“盛世情”一位陌生人建议我读伍尔夫和桑塔格那件事，那位读书人推荐的书目后来让我分外喜欢。——于是，我按止庵的建议买下。他的诚恳、热情和认真很有说服力，他让我有审美信任。事实上，隔了一周，我再次重回那个碟店，把上次没买的又买了回来。

当然，那几天见面最难忘的事情是和朋友们共同观看纪录片《中国》。那两个多小时的观影经验实在让人难忘。也许是电影所记录的正是我刚刚出生的年代吧，那天看完电影后我很兴奋，感慨万千。电影结束后我们大家热烈讨论，比如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杂技的理解，比如他对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”的引述等。也是在那次观影之后，我写下了关于《中国》的影评，发表在2005年《读书》杂志，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影评。

在那之后一两年时间里，我一遍遍观看止庵推荐的这些碟片，果然，我的确有看着看着便昏睡过去的时候，但还是慢慢看了下来，坦率说，我越来越喜欢那些电影了。记得那一年苏七七还没有离开北师大，当时她房间里有台DVD机。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去找她一起看碟，有时候会连着看好几个小时，完全沉迷于影像世界中。很多片子我是第一次看，而她则是重温。那个女博士楼还没有重新修整，破旧而灰暗，要穿过长长的黑暗楼道，掀起楼道里晾晒的各种衣裙才能到达她的房间。而宿舍内部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潮湿，灰突突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那个房间里也盛满了我们最美好的观影记忆。